

佛光大藏經

部傳史・藏禪

二錄燈續

中國
建靖



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史傳部

建中靖國
續燈錄二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史傳部

建中
靖國 續燈錄 二

□監
□主

修□星雲大師
編□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・請勿翻印

□發行者□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□發行人□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□出版者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㊧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～九

□流通處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㊧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～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㊧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㊧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㊧（〇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□排版者□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□印刷者□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法律顧問□蘇盈貴律師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九

對機門

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二世

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法嗣

(三四三)

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圓照禪師，諱宗本，姓管氏，常州無錫人也。依蘇州永安禪院昇上人出家，披剃具戒，即慕參遊。詣池州景德懷禪師法席，入室扣請，示以：「彌勒內宮說什麼法？云：『說遮箇法。』」曉夕心無間念，體究未明。偶於境中見高木上有一黃梅，而智士原曰：「五月梅子熟時，當有發明如斯。」忽然頓悟心印，洞入微奧。服勤十餘載，日探玄旨。

後出世蘇州瑞光，次遷淨慈，學衆常盈半千。尋奉詔住慧林，神宗皇帝召對，賜圓照禪號。未幾，乞歸靈巖。

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沐浴更衣，召門人付囑歸逝。門人曰：「既不住世，何不留偈？」

師曰：「吾四十年，無時不說，何必今日重說偈言。」遂端坐委化。

次年正月盡日，全身塔于本山。世壽八十，僧臘五十有三。四十年垂手，三住大剎。嗣法傳道者，不可窮數；名揚一時者，百有餘人。

開堂日，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，師謝恩畢，登座拈香，祝延聖壽罷，乃敷坐，淨因淨照禪師白槌竟，師云：「還有五湖上士，達法高流，出衆當前，共揚佛事。」

問：「昔日靈山勝集，隨機大轉法輪；今朝選佛場開，垂手願揚佛事。」

師云：「爐煙起處，大衆同觀。」

僧云：「法雨普霑沙界潤，群生皆賴一人恩。」

師云：「向後不得錯舉。」

僧曰：「可謂得聞於未聞也。」

師云：「聞底事作麼生？」

僧曰：「憑師一滴曹溪水，四海爲霖報我皇。」

師云：「伶俐衲僧。」

問：「聖皇垂拱巖廊上，憶得靈山佛囑時，今日詔師揚般若，願開方便釋群疑。」

師云：「截流之句，祇麼分付。」

僧曰：「一言迴出威音外，翹足徒勞贊底沙。」

師云：「三十年後不得錯會。」

問：「昔爲林下客，今作帝都人，未審是同是別？」

師云：「一月在天，影含衆水。」

僧曰：「未離兜率，已降王宮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。」

師云：「真不掩偽，曲不藏直。」

問：「九重城裏，無非觸處菩提；明月堂前，已現龍華之相。不昧當時，請師一接。」

師云：「六街鐘鼓韻蓁蓁，即處鋪金世界中。」

僧曰：「更不覺城東畔始發初心。」

師云：「爐煙透處，市地風生。」

僧曰：「可謂聖恩霑萬里，喜氣動千門。」

師云：「禮拜了退。」

僧曰：「也知上苑花難採，不得馨香未肯休。」

師云：「道了也。」

問：「葱葱嘉氣黃金闕，拂拂霜風玉露秋。正當恁麼時，禪客相逢如何話會？」

師云：「師子嚙呻，象王哮吼。」

僧曰：「龍鳳樓閣，觸日光輝；寶鐸金鍾，咸歌帝德。」

師云：「大施門開，一時參取。」

僧曰：「恩大不知何以報，一爐香篆祝堯年。」

師云：「且聽說看。」

師云：「濫承聖旨，來踞慧林，遠涉長途，三千餘里。既到皇都，精神豁爾。何也？樓臺聳翠，殿塔交光，廣陌通衢，朱門華宇，不異善財登慈氏閣，滿目殊勝，徧處莊嚴，華藏圓明，交羅主伴。塵沙法門，一毫頓證；無邊剎境，驗在目前。敢問諸

禪德：「目前事作麼生？」乃顧大眾云：「還會麼？若也於此明得，相共證明；若也未知涯際，正法眼藏覲面分付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雞足峰前路不遙，飲光得底在今朝。」

開堂演法：「上祝皇帝陛下聖躬萬歲，伏願堯天永覆，舜日崇明，福海等於滄溟，壽山高於嵩華。護持三寶，安御萬方，彌增玉葉之昌，益廣蘿圖之茂。久立眾慈，伏惟珍重！」

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爲什麼百鳥銜花獻？」

師云：「六六三十六。」

僧曰：「見後爲什麼不銜花？」

師云：「六六三十六。」

僧曰：「非師不委。」

師云：「西天此土。」

問：「古人道：『捲簾除卻障，閉戶生得礙。』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蹈著稱鎚硬似鐵。」

僧曰：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錯。」僧便喝，師便打。

問：「古者道：『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』和尚如何爲人？」

師云：「金烏急，玉兔速。」

僧曰：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後五日看。」

師云：「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衲僧到此，又且奚爲？何如戴簪笠、披蓑衣、垂直釣、泛輕舟，訪尋知識未能休。自從猿子皈青嶂，拋卻釣，覆卻舟，從教湘水幾清秋。咄！」

上堂云：「洪音一剖，該羅八紘；一令施行，清風萬里。豁開宗要，廣演門風，撒向目前，光流大海。威擁三界，德被四方，高聳人天，虛懷應物。無內無外，洞徹十方，圓通現前，縱橫佛事。簷頭水滴，觀音妙門；雨灑長空，文殊境界。休問補陀近遠，覺城東際，樓閣門開，請高著眼。咄！」

上堂云：「好諸禪德！一問一答，俊哉！快哉！問處如石裏迸出，答處似青天霹

塵，忽然而有，瞥爾而亡。若非頂門具爍迦羅眼底衲僧，到遮裡，不免拈頭作尾。所以道：汝生我亦生，汝殺我亦殺，生殺輪王機，交馳如電掣。」

上堂云：「頭圓象天，足方似地，古貌稜層，丈夫意氣。趯倒須彌，蹈翻海水，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，」乃拈拄杖云：「卻來拄杖上回避。咄！任汝神通變化，究竟須遮裏。」以拄杖卓一下。

上堂云：「姑蘇臺畔，不話春秋；衲僧面前，豈論玄妙？祇可著衣喫飯，翫水看山，夜見星，晝見日，兩手扶犁水過膝。靈山授記祇如斯，塵劫何曾異今日？」

上堂云：「一句截流，萬機頓削；得失是非，一時放卻。與麼會得，便請歸堂。」

上堂云：「看看！爍爍瑞光，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、百億大海、百億須彌山、百億日月、百億四天下，乃至微塵剎土，皆於光中一時發現。諸仁者！還見麼？若也見得，許汝親在瑞光；若也不見，莫道瑞光不照好。參。」

上堂云：「於一毫端現寶王刹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。」拈起拄杖云：「拄杖子是塵，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？山僧今日不惜眉毛，與汝諸人說破。拈起也，海水騰

波，須彌岌岌；放下也，四海晏清，乾坤肅靜。敢問諸人：且道拈起即是？放下即是？當斷不斷，兩重公案。」以拄杖擊禪床一下。

上堂云：「千般樣都來，祇在絲頭上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還會麼？一爲無量，無量爲一，十方如來，同此超出。若也會得，參學事畢；若更不會，何必自抑。」擊禪床。

上堂云：「涼風吹，紅日照，一境蕭然誰不要？觀音大士爲宣揚，九衢賣買爭頭叫。腳不住，手不停，毘盧界內用分明。千聖從來祇遮是，莫生退屈自相輕。參。」上堂云：「季冬寒節，去來無別，千山萬山，唯積殘雪。禪客相逢，將何演說？各請歸堂，隨緣憩歇。若作迷逢達磨，大似眼中添屑。」

（三四四）

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覺海禪師，諱若冲，姓鍾氏，江寧府句容人也。母初娠師，屢夢一僧端坐于寢，遂不葷茹。其父固問，即告以夢，父曰：「若果生男，當捨爲僧。」

及卅歲，母攜至鍾山，禮志公像，師即涕泣，不肯歸去，母悟前事，乃許就寺僧

懷義上人出家。後依保心禪師圓具，即造池陽懷禪師法席，令看情未生時因緣，乃獲開悟。巾侍數年，深達玄旨。

初住常州薦福，次住宜興善權，又還薦福。後住北京福勝、西京法王，相國韓公絳、太師文公彥博，嘗加師仰。晚奉詔住慧林。

開堂日，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，師謝恩畢，登座拈香，祝延聖壽罷，乃敷坐，法雲圓通禪師白槌竟，師云：「一人人面面相對，大似少林看壁；一箇箇眼眼相顧，何異靈山囑付？諸仁者！實爲密密堂堂，昭然獨露，會中莫有證據底衲僧麼？」

時有僧出問：「爲國開堂，願聞法要。」

師云：「三乘光佛祖，一句定乾坤。」

僧曰：「麗天杲日當軒，市地清風滿座。」

師云：「目前無異草，不礙往來觀。」

僧曰：「若非頂門眼開，誰知此恩難報？」

師云：「酌然。」

問：「鶯嶺傳芳東震，雲門列派皇都，今朝大啓覺場，請師再垂方便。」

師云：「上機言下悟，大道目前觀。」

僧曰：「與麼則圓照始離金色界，相藍又見覺花開。」

師云：「不得錯看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皇都境？」

師云：「巍巍雙闕侵霄漢，拂拂祥雲罩九重。」

僧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

師云：「兩宮無事安磐石，萬國歸心有老臣。」

問：「祖闡宏啓，大集群賢，法令既行，請師一振。」

師云：「匣裡青蛇吼。」

僧曰：「學人退身即是也。」

師云：「天際白虹高。」

師云：「詔令臣僧爲國開堂，流通至道，開發人天。夫至道者，不可以思而測，不可以想而求，精勤者未能見之，辯慧者酌然不識。若也明得，方知佛佛道同，古今不異，何是何非？孰邪孰正？不有而示有，杳若夢存；無成而似成，倏如幻住。依空

源而起盡，法法無知；隨化海以分形，緣緣絕待。如是會得，堪報不報之恩，用助無爲之化。諸仁者！無爲之化，闔國知聞，且如何是報恩底句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三乘有旨難彰則，一句無私賀太平。此日流通般若，普集妙善，上祝皇帝陛下聖躬，伏願寶圖永固，鳳曆長新，同日月照臨，若乾坤覆載，位隆北極，壽等南山。伏惟珍重！」

上堂云：「碧落淨無雲，秋空明有月，長江瑩如練，清風來不歇，林下道人幽，相看情共悅。諸仁者！適來道箇清風明月，猶是建化門中事。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閑來石上觀流水，欲洗禪衣未有塵。參。」

上堂云：「無邊義海，咸歸顧眄之中；萬象形容，盡入照臨之內。爾諸人築著磕著，因什麼卻不知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莫怪山僧太多事，光陰如箭急相催。珍重！」

上堂云：「日出連山，月圓當戶，不是無言，不欲全露。」乃云：「遮裡莫有全露底麼？」良久，衆無語，乃拈拄杖云：「擬議則穿腮過。」擊香臺，下座。
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萬機喪盡體何如？一點靈光混太虛。塵劫未曾經變易，禪人休枉廢工夫。」卻召大眾云：「省力處道將一句來。」衆無語。

師云：「歸堂喫茶去。」
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淨地上切忌拋沙撒土，金屑雖貴，爭柰眼裏著不得！還知麼？直饒解齊龍樹，辯若馬鳴，智過鶩子，到遮裡一點用不著。何故如此？卞玉本無瑕，相如誑秦王。參。」

上堂，橫按拄杖云：「摩竭迦文親行是令，山僧今朝不可更向土上加泥也。」擊香臺，下座。

上堂云：「目淨青蓮，光含白玉。若向遮裡參得，不若神珠四照，洞徹十方，寶鑒無私，媼妍自異。然雖如是，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。」
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嘉雨時來暑氣收，禪堂宴坐恰如秋。勞生心火何時息？祇向無心便好休。」

上堂云：「神機迅發，覲面相呈；電光難趁，石火莫停。恁麼薦得，未是英靈。」以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「天下衲僧，倒退八百，擬議之徒，看燎著面門。」擊香臺一下。

（三四五）

真州長蘆崇福禪院廣照禪師，諱應夫，姓蔣氏，滁州清流人也。依江寧府保寧禪

院承泰禪師出家圓具，遠造天衣山懷禪師法席，入室開悟，深造宗旨。初住潤州甘露，次移長蘆，晚奉詔旨住智海禪院，堅辭弗受。

問：「如來禪即許老兄會，祖師禪未夢見在。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，是同是別？」

師云：「一箭過新羅。」僧擬議，師便喝。

問：「識得衣中寶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爾試拈出看。」僧展一手。

師云：「不用指東畫西，寶在什麼處？」

僧曰：「爭柰學人用得。」

師云：「爾試用看。」僧拂坐具一下。

師云：「大眾笑爾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

師云：「面如滿月。」

僧曰：「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徧照寰中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隨處道場？」

師云：「性似白雲舒復卷，縱橫應物不能羈。」

僧曰：「恁麼則澗松清冷澹，曉月照長川。」

師云：「心到靜中千慮息，性澄方外一燈明。」僧擬議。

師云：「迢迢十萬餘。」

上堂云：「握驪珠於掌上，納萬彙於胸襟，全法界於目前，指大千於身際。混融一體，圓鑑無窮，包括二儀，含容萬有。如斯之法，窮之則妙，究之則玄。玄妙之理現前，凡聖之情頓泯，圓融無礙，洞耀無私，倜儻分明，古今無間。任是然燈先聖、大覺能仁，說法利生，難忘斯旨。如斯話會，埋沒宗風。何謂也？直須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」

上堂云：「雲卷千山，塵清萬里，長空獨露，法界洞然。諸人還見麼？如實未到，且莫羸心，忽若頂門放光，方信普通年遠事，不從葱嶺付將來。珍重！」

上堂，召大眾云：「至道蕩蕩，無徧無黨，或卷或舒，或指或掌。放曠任緣，靈